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諸子平議

(二)

俞樾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諸子平議

(二)

俞樾著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諸子平議卷七

晏子春秋

公洸而不聽諫上

樾謹按此但言公之不聽耳。非必言其沈湎也。湎疑偈字之誤。離騷。偈規矩而改錯。王逸注曰。偈。背也。公聞晏子言而不樂。故背之而不聽耳。偈。湎同聲。又因本篇言飲酒事。遂誤爲湎矣。

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

樾謹按也當作邪。乃詰問之詞。古也。邪字通用。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卽呼爲也。並其證矣。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問之詞。正與此同。

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

樾謹按小爾雅廣言。周。市也。蓋觴各五獻。一市而止。故曰周觴五獻。

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

樾謹按里窮而無告。義不可通。據下文云。民飢餓窮約而無告。卽承此文言之。則此文亦當作窮約而

無告矣。里字上疑當有鄉字。據上文云：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以鄉里並言，是其證也。晏子原文蓋云：故鄉里窮約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因奪鄉字約字，遂不可通耳。上文懷寶乃壞室之誤，說本王氏念孫讀書雜誌。此所謂窮約者，卽承壞室鄉有數十而言。所謂飢餓者，卽承飢氓里有數家而言。

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櫟，使足以畢霖雨。

樾謹按：孫氏星衍音義曰：命稟言給之稟也。此說與文義未合。又云：下云柏，則此或臣名，說稍近之。然亦非也。稟乃官名，卽周官廩人也。稟廩古字通耳。使之巡行氓閭，有乏食者，周給之，正廩人之事。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

樾謹按：柏亦官名也。與上文命稟一律。古柏與伯通。故漢書古今人表：伯與作柏譽。伯蓋作柏益。伯封作柏封。逢伯陵作逢柏陵，是其證也。此柏字亦當作伯。管子輕重丁篇：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然則此所謂伯，卽左右伯也。其職卽古之常伯。周書立政篇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文選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是古之常伯。猶漢之侍中，乃近臣也。說文支部：𪔐，迨也。引周書常𪔐常任。𪔐，訓迨，有迫近之意。是此官名本當作𪔐。伯柏並𪔐字也。發金予民，出自內府之藏，故使近臣將命焉。

巡求氓寡用財乏者。舛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樾謹按舛三日而畢。五字爲句。舛當作終。字之誤也。古文終字或作終。廣雅釋詁曰。終。竟也。終與舛相。倍。因致誤耳。巡求氓寡用財乏者。終三日而畢。若過三日。是不用令。將治以罪。故曰後者若不用令之罪。下文云。三日吏告畢上。是適如其期。無敢後也。

人待三十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樾謹按三謂三日。四謂四日。人則以三日爲期。士則稍優容之。以四日爲期。皆使得辦裝也。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

王氏念孫讀書雜誌曰。元人刻本云。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一作職計算之。士師算之。明沈啓南本。與此同。羣書治要作職計筴之。士師筴之。念孫按羣書治要是也。筴。隸書策字也。據下文云。請從士師之策。則本作策之明矣。策之蓋謂以策書諫也。

樾謹按王氏說非也。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文義甚明。若作筴之。則義轉晦矣。王氏謂以策書諫。無論以策書諫不可僅謂之策。且亦豈待令三出而始諫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堅。若令三出而始諫。轉病其諫之晚矣。蓋晏子原文。正作莫之從。傳寫奪從字。則莫之二字。於義未足。後人因下文有請從士師之策句。以意妄改之。或爲筴。或爲算。禮記仲尼燕居篇注曰。策。謀也。文選運命論注引倉

頡曰。算計也。是策算義相近。疑下文請從士師之策。或作請從士師之算。後人各據所見本改之耳。不作策而作策者。因策字之形與莫字不類也。卽此可知原文之作莫矣。晏子曰。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正指兩莫之從者而言。凡古書之義。必求其安。未可喜新而厭故也。

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

王氏讀書雜志曰。立惡本作去惡。去惡斯可以禁暴。今作立惡。則文義反矣。羣書治要正作去惡。樾謹按王氏說非也。此惡字乃愛惡之惡。非善惡之惡。若改立惡爲去惡。則上句立愛之文又不可通。必改爲立善始得矣。禮記祭義篇。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云立愛立惡。義與彼同。不當改立爲去。羣書治要作去惡。乃後人不知立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

樾謹按。今有之家。文義未明。上文云。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疑此當云。今有車百乘之家。傳寫奪之耳。

置大立少。亂之本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從羣書治要作置子立少。非也。下文云。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又云。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並以長少

對言則此文亦當作置大立少。國語周語曰：是以小怨置大德也。韋注曰：置猶廢也。然則置大立少猶云廢大立少。正與廢長立少同義。晏子原文疑本作置大立小。亂之本也。大與小對。猶長與少對也。後人因下文立少字兩見，因亦改爲立少耳。少小音義並相近，故易淆亂。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少退。注云：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特性饋食禮：挂於季指。注云：季小也。釋文作季少。並其證也。王氏不知少爲小字之誤，而反以置大爲置子，失之矣。

使史固與祝佗。

樾謹按：衛祝鮒，漢書古今人表作祝佗，是祝佗衛人，未聞齊亦有祝佗也。佗疑佞字之誤。昭二十一年左傳：君盍誅於祝固。史闕，此云史固祝佞，卽彼祝固史闕也。祝史互錯，闕與佞聲近而誤耳。

使君之年長于胡。

樾謹按：胡者蓋謂齊之先君胡公靜也。詩齊譜正義言：胡公歷懿王、孝王、夷王，是其享國久矣。諡法保民者艾曰胡，則胡公壽考令終可知。故封人以爲祝詞，而史記乃有見殺之說，或傳聞之異，不足據也。今君若設文而受諫。

樾謹按：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爲悅。下文云：惡文而疏聖賢人，惡文與說文正相對成義，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

樾謹按國中之寒者何限。必人人衣之以裘。勢必無以給之。且文王之民。老者衣帛而已。未聞其衣裘也。出裘當作去裘。意林作公乃去裘。是也。公本被狐白之裘。聞晏子之言。不安於心。令左右之人爲之去裘。故曰乃令去裘也。發粟與飢寒。木作發粟與飢人。因去裘誤作出裘。遂改飢人爲飢寒。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引此文。又因飢寒二字。於文未安。於飢寒下增者字。皆非晏子原文也。文選雪賦注。引作以與飢人。可據以訂正。

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申田疑人名。此不然也。申田官名也。申當爲司。史記留侯世家。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卽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莊子大宗師篇。申徒狄。釋文曰。崔本作司徒狄。是申與司古通用。申田卽司徒也。管子小匡篇。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大司田。此齊有司田之證。

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

樾謹按晏子問支解人。從何軀始。而公遽云從寡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疑晏子本作公矍然曰。從之。從卽縱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或亦如外傳文。或文不必同。而意則必相近也。

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諫下。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言一妄男子能書記者。卽成讞矣。此說非也。一妄男子不可止曰一妄。妄疑妄字之誤。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蓋兩語皆滑稽之詞。故景公不說也。

今束鷄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

樾謹按得字義不可通。乃見字之誤。史記趙世家。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蓋得字古作尋。其上從見。故見得二字。往往相混。

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

樾謹按蓋乃盍字之誤。盍讀爲闔。襄十七年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語意與此同。未幾朝韋罔解役而歸。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朝韋罔未詳。或人名。今按韋罔人名。朝者召也。劉向九歎遠逝篇曰。朝四靈于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左傳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是朝與昭通。故亦與召通。上文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故未幾召韋罔解役而歸也。後人不知古書之段。朝爲召。故不得其解。若從孫氏以朝韋罔三字爲人名。則彼自解役而歸。與景公無與。卽不足見晏子匡諫之功矣。

帶球玉而冠且。

樾謹按且當作組。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

聾暗非害國家而如何也。

樾謹按害下奪治字。家下衍而字。晏子原文本作非害治國家如何也。古而如通用。如何卽而何。上文公曰。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也。明其與治國家有害也。今奪治字。則與上語不應。又衍而字。則文義複矣。皆由後人臆改。說苑正諫篇作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當據以訂正。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

樾謹按流失義不可通。問上篇曰。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疑此文流字亦危字之誤。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

樾謹按寢非可登之地。此本作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傳寫奪之耳。上章景公登路寢之臺。下章景公成路寢之臺。三章皆一時之事。

服牛舛。夫婦笑。非有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

樾謹按笑當爲哭。字之誤也。言服牛于人。非有骨肉之親。然舛而哭之者。爲其有利于己也。左傳載晏子之言曰。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卽此意也。

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閒字不可通疑閭字之誤然閭里門也諂諛之言豈在里門乎此閒字本不誤王氏特以閒字與國字虛實不倫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彼以側與國對文則此以閒與國對文亦何不可而必改其字乎。

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鼃之首。

樾謹按若治二字衍文也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鼃之首蓋津人始皆驚疑以爲河伯及審視之則大鼃之首耳視之者津人非古治子也古治子親殺鼃挈其頭而出復何視乎因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若治二字耳爾雅釋水疏引此文無若字疑原文并無治字後人據誤本晏子增入之而省若字也。

二子同桃而節治專其桃而宜。

樾謹按二語不可曉孫氏解上句曰同爭一桃而節解下句曰宜言不宜夫同爭一桃何節之有且宜言不宜則節亦言不節兩句豈容異義乎孫說非也古治子之意蓋以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節矣治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使二子不死卽以此言處置二桃可也上文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云云已自明不得不死之故此二言又處置二桃卽以定已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

君得合而欲多同上、

樾謹按合與給通。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言足於王。下言合以王。合卽給也。君得合而欲多。謂所得者旣給而所求者彌多也。

佞不吐愚。

樾謹按吐當作咄。從士從出之字。隸書易混。若鬪之爲賣。敷之爲敷是也。咄者詘之段字。從口從言之字。古得相通。若詠之爲咏。譜之爲喏是也。佞不詘愚。言不以佞而詘愚也。佞者有才辯之稱。故與愚相對。正與上文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一律。

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

樾謹按雉奔而出其地。乃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竄卽出其邦域之外也。孫氏音義曰雉奔言捷也。未達其旨。又所謂公侯者。有國之君之通稱。故五等之封皆曰諸侯。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孫氏必以其爵爲疑泥矣。

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

樾謹按大之事小。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小之事大。其說是也。彼周者。殷之樹國也。乃證小事大。弱事強之誼。言周之初乃殷之樹國耳。及周日強大而爲天子。則殷且事之矣。微子是也。正見魯以弱

小而不能事強大之失。

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

樾謹按此所謂殷。卽宋也。宋得稱商。則亦得稱殷矣。變小。孫氏星衍謂疑卽褊小是也。變褊音近。故假用耳。以遠望魯。當作以遠望晉。左氏傳所謂魯有佗竟。走望在晉也。因晉與魯形相似。此章又論魯事。晉字止此一見。淺人不察文義。妄改爲魯耳。晏子之意。蓋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所親者宋。所望者晉。宋旣小弱。不足爲援。晉相去又遠。緩急不足恃。故曰此滅國之道也。

廢罪順於民。

樾謹按廢罪當作廢置。字之誤也。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是謂廢置順於民。

不爲行以揚聲。

樾謹按古爲僞字通用。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並云。爲本作僞。是也。不僞行以揚聲。言不僞託高行。以揚聲譽。

中聽以禁邪。

樾謹按聽謂聽訟也。古謂聽訟爲聽。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曰。聽議獄也。中聽以禁邪。言聽訟得中。則足以禁邪也。尙書呂刑篇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然則中聽二字。蓋本於尙書矣。問下篇曰。中聽則民

安。夫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故中聽則民安也。又曰：慢聽厚斂，則民散；聽與斂並言，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之意。

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

樾謹按：王氏念孫據羣書治要，以居字爲君字之誤，非也。權居與稱位相對，權猶稱也，居猶位也。若作權君，則義不倫矣。古之君子，所居雖卑，所行則高；所居雖汙，所行則潔，是謂不權居以爲行，積豐義之養。

樾謹按：豐義二字，誼不可通，義當作羨，字之誤也。羨，饒也。豐羨猶豐饒矣。地不同生。

樾謹按：古生性字通用。周官大司徒職曰：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爲性。地不同性，卽所謂辨五地之物性也。羣書治要作宜，蓋不知生爲性之段字而改之，未足爲據。吾欲和民親下，柰何。

樾謹按：和民當作和臣。下文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焉云云，則臣和矣，可證此文民字之誤。聞寧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問下。

樾謹按：風者聲也。風之所至必有聲，故文六年左傳曰：樹之風聲，因而古人卽謂聲爲風。管子宙合篇。

君失音則風律必流。風律卽聲律也。輕重已篇吹璫篪之風。猶言璫篪之聲也。淮南原道篇結激楚之遺風。高注曰遺風猶遺聲得其義矣。此云賢人之風猶賢人之聲也。孫氏曰讀如諷非。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

樾謹按廉字義不可通疑當作秉。說文秝部秉持二禾秉持一禾秉與兼形相侖秉誤爲兼又誤爲廉耳。爾雅釋詁曰秉執也。秉政猶言執政。景公問晏子人臣執政而能長久其所行何若秉誤爲廉則義不可通矣。下文曰廉政而遯亡其行何也誤同。

不以威強退人之君。

樾謹按退人之君義不可通退疑迫字之誤。若吳人藩衛侯之舍是以威強迫人之君矣。故晏子以爲諷也。

蹇然不滿。

樾謹按蹇當爲歎。說文欠部歎食不滿从欠甚聲。是歎之本義爲食不滿引申之凡不滿者皆得言歎。故曰歎然不滿。

犒魯國化而爲一心。

樾謹按犒當爲橋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橋舉手也。故引申之有舉義。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舌橋然而不

下。索隱云：「橋，舉也。橋魯國化而爲一心，猶云舉魯國化而爲一心。」韓非子內儲說作「舉魯國盡化爲一」。此作「橋」，彼作「舉」，文異而義同。若作「犒」，則不可通矣。

夫偪邇于君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

樾謹按：此言近臣專權也。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治蓋殆字之誤。國之所以殆也，與下文行之所以衰也，身之所以危也，一律。

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樾謹按：儉乃斂字之誤。上云「慢聽厚斂則民散」，此云「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兩文正相應。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

樾謹按：既靜矣，晏以五字，文不可通。孫云：疑有脫誤，是也。靜字疑當作請，聲近而誤。晏當作宴，聲近形似。且本書多晏字少宴字，故誤也。矣，衍字，以字當在宴字之上。其原文云：「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句既，句請以宴。」句平公問焉，蓋饗禮畢後又行宴禮。若昭二十五年左傳「宋公享昭子，明日宴是也」。

考菲履。

樾謹按：詩山有樞篇，毛傳曰：「考，擊也。」廣雅釋詁文同此。考字亦當訓擊。孟子滕文公篇「樞屨」，趙注曰：「樞，猶叩楬也。」然則考履與樞屨同義。孫氏訓考爲成，猶未得也。